

白洋淀日出

□焦建民

观日出是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,许多文人墨客观后都会感慨万端,大书特书。我曾多次去过白洋淀,看水、看荷、看芦苇,然而却没有看过白洋淀的日出。一次,家居白洋淀的朋友约我去看看白洋淀的日出,我心想,白洋淀的日出莫非还有什么神妙之处吗?

我约了三位朋友一同前往。

那天我们早晨5点多就赶到了白洋淀,因为过了6点太阳就升起来了。抬眼望天,有几点残星闪烁。微风掠过,略显寒意,我们紧了紧衣衫,选择了一片淀边的滩涂,匍匐于地,将眉眼与草尖齐平,顺着一片片苇尖望过去,等待日出。

这是一个初夏的早晨,原野里一片寂然,淀中的芦苇、荷花簇拥着,像一个巨大的剪影。身后的庄稼摇曳着一片丰收的气息,到处弥漫着水乡泽国特有的韵致,温润而又清爽。不时有一缕缕薄雾滑过,曼妙舒缓,一丝清凉轻吻脸颊,清新凛冽。

难忘张校长

□王泽

近几天常常想到刚刚参加工作时的情景,想到我工作的起点——山村小学,想到那时候的老校长和一帮年轻的同事们。

我上班第一站是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小学。校长姓张,他的个子不高,脸庞黑里透红,天生一副好嗓子,喜欢唱歌唱戏。人们都知道他是“未见其人先闻其声”,走路慢慢悠悠,歌声却早已传到四方。

张校长家在本村,是民办教师,平时在学校教学,只有礼拜天才回家帮助爱人种地。

学校里大多是年轻人,还有几个是外来的老师。大家多数都没结婚,都住

太阳还没出来,但周围似乎都在感受日出。一只水鸟似乎已经耐不住了,鸣叫一声,像一个跳荡的音符,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去,继而,一群飞鸟跟随而去,天空现出一阵灵动。一片片的芦苇丛中,苇秆互相轻撞、磨擦着,沙沙声中似带有一种金属的声响,杂草窸窸窣窣的缠绕声弥漫开去,像千军万马从天边飞驰而来。水面上飘过来几片荷叶,忽见一个叶片跳荡了一下,细看,原来是一群鱼儿簇拥着在戏耍。

渐渐的,一切的声响趋于缓和,白洋淀静寂得让人揪心,然而却显得更加庄重。大约在5点50分左右,天边一抹亮光闪过,渐渐地露出一个小小的橘红色的半圆。那一刻,我们一下子屏住了呼吸,眼睛睁得大大的,生怕错过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。

半圆冲破片片云层,一点点变红、变大。忽然,太阳一跃,横贯南北拉开一道亮光,一个圆圆的火球托带着一抹

光焰,从灰白的云波里滚滚而来,一霎时,我们似乎懂得了什么叫水与火的洗礼。灿烂的光束点燃了漫天的云霞,由冷变暖:紫红色、玫瑰色、金黄色,光焰点缀在深蓝色的天幕上。

太阳升起来了,跳在苇叶上的露珠也都染着红色,整个白洋淀似乎都在沸腾,一个如梦的水乡泽国被笼罩在水灵灵的华光里,如真似幻,似乎是浓缩了的光影世界,一种最伟大、最神圣、最壮丽、最辉煌,最令人难忘的时刻,似乎都浓缩在这一瞬间。

太阳跃出草丛,吻着苇秆在升腾。

太阳投射在水中,开始是远远地在浮荡,渐渐地被水稀释而变成一条长长的光影,随着光影,满淀像是堆满了金子。这是初夏大淀独有的画面,霞光尽染,瑞气蒸腾,朝气蓬勃。

我们的心也被点燃了,欢呼着从地上跳跃起来:白洋淀的日出原来是这样美丽,这样攫人心魄。

电脑,没有网络,写点东西没地方去借鉴,都是自己硬生生地创作。而每次文艺汇演,我基本上都是自己编节目,自己写小剧本,让孩子们演出,基本上也都能得奖。每当宣布获奖单位时都能看到张校长那一脸得意的笑,得奖后,他总会对我说:“继续努力吧,干工作都是为自己干呢。”他说的这话一点不假,因为自己的努力工作,我先后被市县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“模范教师”。

往事如烟,张校长也过世了,单位上其他人也都分散多年,各奔东西,但最初走上工作岗位时的情景还是在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记。

蝉鸣中的图书馆

□王雪薇

以前,我都是趁着凉快坐公交车去图书馆。下了车,远远望去,门口站了黑压压一片人,看看表,8点20分,还没到开馆时间呢,暗自感叹,古城好学之风盛矣!

人群很安静,有交谈的声音也不大,其中不少人是暑假在家的学生,大学、高中的居多,他们背着双肩包,一手拎着水瓶,一手抱着学习资料。不时有人或骑车或徒步匆匆向这边赶来,汇入不成形的队伍,也有年龄大些的,不急不躁,黄花鱼一样溜边。

隔着玻璃往里瞧,有工作人员拎着钥匙走出值班室,原本松散的人群立即紧密起来。开门的一刹那,第一排的人几乎是被后面蜂拥而进去的,所有人都加快了脚步。进了阅览室才发现,其实用不着那么急,都有座位,只是居中和把边的区别。

楼梯口的阅览区像一个正方形大教室,我找到一个位置,这个角落原本是“老花镜”的专属领地,往常有人坐错了,还会被管理员驱逐,现在管不过来

了,只能放任,男女老少混杂,像一个临时组建的混编部队。

我的右侧是一个高中女孩,一摞复习资料 and 各科目试卷成了我俩之间一道天然屏障,透过空隙依然可以感觉到小姑娘灼人的青春气息。沐浴在窗外散射进来的光晕中,她那轮廓立体的脸庞显得分外圣洁。我的正对面也是一个女孩,应该是考研的,她的面前只摊着一本复印的资料,手里捏着三只不同颜色的笔,交替着划重点。

我的左边一位60岁上下的老人,穿一件蓝白条衬衣,很是干净利索。他落座前先是用卫生纸擦拭桌台,再把眼镜盒、保温杯、笔记本、钢笔一一摆好,拿了一本《中国花卉》,安静地看。

“呼啦呼啦”的声音是从斜对面传来的,那是一个健壮的中年男子,自顾自地翻阅一沓报纸,间或“咕咚咕咚”喝几口茶,“咔咔”地咳嗽几声,循环反复,全然不顾周围人的侧目。

身后有时断时续若有似无的哼鸣,这类动静我再熟悉不过,学校课堂上,

经常在鸦雀无声中传出几声游丝般的轻吟,还真不是有意为之,是在家里边写作业边听歌的后遗症。回头看去,果然,一排成年人中夹杂着一个梳着细细马尾辫的小学生。

两台空调开足马力,屋里很是凉爽。看书看乏了的,揉揉眼睛伸个懒腰,轻手轻脚去角落的饮水机取水。陆续有人进场,看看已经座无虚席,便在边角处寻一只塑料方凳,还有的干脆站着读。一个瘦高挑的小伙子,在书架最下层找到最新一期的《汽车世界》,身体就那么九十度窝着看了好一阵子。这里没有大马路上的心浮气躁,没有菜市场里的斤斤计较,即使不经意打扰了别人,彼此也是有分寸地克制包容。

暑期来临,一些人躺在床上过“空调、WiFi、西瓜”的有“机”生活,一些人则选择到书城、图书馆感受纸质书的踏实与墨香,给自己充电。

时间煮雨,岁月吹花,蝉鸣牵来了新夏。在五线谱一样丝丝缕缕的鸣唱伴奏中读书,人清雅,心丰盈。

父亲的字

□文立

父亲教过20多年书,写得一手好字。

父亲曾说:“我虽不是啥书法家,没啥大造诣,可‘三笔字’(钢笔字、粉笔字、毛笔字)还算能拿得出手的。”

的确如此。

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曾向我提及父亲的字。他说:“他的字啊,跟他人一样,透着舒适随和,让人感觉雅致,耐品。”

我目睹过父亲的粉笔字。记得当年我去学校找到他时,他正在办板报,他写着,校长念着。校长见到我还夸呢:“你瞅瞅你父亲这字吧,一下子能让校园变得精神起来,光彩起来呢!”

我也见过父亲的钢笔字。过去常有多亲找到家中来,让他写文书、合同、申请、申诉书、答辩状之类。我知道,人们欣赏的不单是父亲语言的精到表达,也看重他那颇具个性的字体。

我研究过父亲的毛笔字。他的毛笔字绝非柳颜之体,亦无欧赵之风,但却别有风采。用已故老支书的话:“你爸的字啊,不管从哪个角度瞧,什么时候瞧,总张扬着劲道哩,功力了得啊!”

可以说,村内的婚丧嫁娶事宜为父亲的毛笔字提供了展示的舞台,一定会登堂入室或高悬门楣。逢年关了父亲更忙,街上的悬挂和给军属们的对联几乎全是他的作品。

我常想,父亲一生,最荣耀最自豪最舒心的时候该是他下笔写字的时候吧。

然而,父亲突然病了,还留下了后遗症,以至后来栓塞住了舌头,口不能言了。

还记得镇里落实民师补贴政策时我询问父亲的情景,我以为如此欣慰的事一定能激发他开口说话。岂料,当问到他工作的一些情况,他竟只能呜呜着点头,不知所言。写字试试呢?我准备好纸笔,提示他写。他在纸上随手划拉着,我看到的是一塌糊涂,如同天书。

唉,父亲那引以为傲的技能啊,就这样完全丧失了吗?

2013年冬天,父亲走得很突然。那一瞬间,他用力攥住我的手,那一瞬间,他喉咙里呜呜着,神情变得异常宁静祥和。我分明从他眼睛里读出了万语千言和太多嘱托啊!那一瞬间,他却什么都没说出来,更没有留下什么临终文字。

那一瞬间给我的最后感觉是:父亲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掌,然后撒手人寰。

父子一场,到头来,真的不过是握手而别吗?

多年过去,这天竟有人再提及父亲,再提及父亲的文字,由不得引发了我太多感叹,太多惋惜,太多怀思!

于是乎,我开始翻箱倒柜,到处寻觅。终究一无所获。莫非,父亲早就携带着他的文字远离我们这个时空了么?